

第六輯

◎《文津學志》編委會 編

WEN JIN XUE ZHI
文津學志

任繼愈題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文津學志》編委會 編

WEN JIN XUE ZHI
文津學志

任繼愈題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六輯

責任編輯 耿素麗
封面製作 九雅

ISBN 978-7-5013-5161-9



定價：72.00圓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文津學志(第六輯) / 《文津學志》編委會編. —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 - 7 - 5013 - 5161 - 9

I. ①文… II. ①文… III. ①古籍—善本—中國—叢刊 IV. ①G255.1 - 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189301 號

書 名 文津學志(第六輯)
著 者 《文津學志》編委會 編
責任編輯 耿素麗

出 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原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發 行 010 - 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傳真) 66126156(門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 (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中心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北京漢玉印刷有限公司

開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張 24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數 500 千字
印 數 1—300 冊

書 號 ISBN 978 - 7 - 5013 - 5161 - 9
定 價 72.00 圓

主 編 詹福瑞

副主編 陳 力 張志清 陳紅彥 郭又陵

學術顧問 白化文 安平秋 李致忠 程毅中 楊成凱

編 委 (以姓氏筆畫為序)

王世偉 史 睿 杜偉生 李際寧 吳 格 汪桂海 沈 津

林世田 郭又陵 陳 力 陳先行 陳紅彥 張志清 程有慶

詹福瑞 冀亞平 鮑國強 謝冬榮

本輯執行主編 鮑國強 趙愛學 白鴻葉

目 錄

• 紀念黃丕烈誕辰 250 周年 •

《百宋一廬書錄》著錄經籍十種今存考	張麗娟(1)
《百宋一廬書錄》所收宋刻本《莊子》略說	馬鴻雁(13)
略談黃丕烈舊藏宋刊《陶淵明集》版本	劉 明(17)
黃丕烈題跋補遺	李開升(29)
黃丕烈醫籍題跋初探	劉 悅(41)
張士達先生讀黃丕烈修書裝書題跋割記	朱振彬整理(49)
黃丕烈生前居所及廬墓家系略考	姚伯岳(54)
黃丕烈、顧千里交惡新論	劉 鵬(61)
黃丕烈研究論著目錄	陳東輝 章世傑(74)

• 文獻整理與版本研究 •

淺議《韓詩外傳》引《詩》用《詩》	孫 娟(82)
《破魔變》校補	蕭 旭(89)
《詩集傳》對《毛詩》篇次的調整述論	陳 才(103)
論宋刻本《禮記要義》的版本性質及其校勘價值	瞿林江(114)
竹添光鴻批本《韓非子校注》評述	趙成傑(123)

• 古籍普查新發現 •

古籍普查所見四部早期稀見家譜考略	鮑國強(132)
明崇禎九年刻《廣金石韻府》版本再審視	侯藹奇(147)

• 歷史地理與古地圖研究 •

淺析《華夷圖》與《歷代地理指掌圖》中《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 之間的關係	成一農(156)
海內外藏乾隆繪本《黃運湖河全圖》與《南巡盛典》系列輿圖研究	席會東(164)
《直隸沿海各州縣入海水道及沙磧遠近陸路險易圖說》考釋	孫靖國(181)
《雲南全省輿圖》稿本的資料流向研究	覃 影 白鴻葉(187)
中國古代傳統地圖比例尺信息著錄問題分析	吳碧華(197)

• 樣式雷圖檔整理與研究 •

樣式雷圖檔人物稱謂及製作時間考略	王豐會 李金蘋(204)
------------------------	--------------

樣式雷圖檔建築名稱考辨	翁瑩芳(212)
樣式雷圖檔中店鋪述略	白鴻葉(221)

• 典籍史文獻與研究 •

江春藏書刻書考述	鄭偉章(231)
鄭振鐸藏“文獻保存同志會”購書單據概述	蘇曉君 石光明(238)
《“文獻保存同志會”第二號工作報告(1940年5月7日)》考釋	李 慧(250)
獻縣張莊天主堂印書館印刷出版事略	彭福英(258)

• 館藏文獻整理與編目 •

國家圖書館藏翁同龢致翁斌孫家書繫年考(1888)	李紅英(269)
國家圖書館 2007—2012 年入藏新善本述要	黃 霞 吳 密(283)
國家圖書館的八蚌寺古版藏學專藏概述	韓金彪(299)
國家圖書館民國時期所編各類書目概述	全根先 王秀青(305)

• 文獻保護 •

安徽省圖書館古籍修復工作百年簡史	臧春華(315)
西域文書 BH4-269 殘片修復案例	侯鬱然 胡玉清(323)
明萬曆金陵版《本草綱目》重修本修復述略	提 娜(332)
談周叔弢與古籍保護及對先生藏“捐贈善本書籍清冊”等資料的裝幀	朱振彬(338)
古籍紙張年代測定技術研究進展	易曉輝(344)
中國古代書畫清洗技藝之皂角去污法	田婷婷(350)

• 其他 •

《閱微草堂筆記》“牒”故事考述	張偉麗(357)
古代避諱“為字不成”小考	向 輝(365)

《百宋一廬書錄》著錄經籍十種今存考*

張麗娟

內容提要：《百宋一廬書錄》著錄黃丕烈在嘉慶八年之前收藏的儒家經典十三經版本共 10 部，皆為經書版刻系統中重要的代表性版本，可反映黃氏古籍版本收藏的獨特眼光。本文追蹤《百宋一廬書錄》著錄十部經籍的流傳收藏現況，考其版本文獻價值，從中亦可見黃丕烈於古籍版本收藏、校勘、傳刻之功績。

關鍵詞：黃丕烈 百宋一廬 經書版本

黃丕烈《百宋一廬書錄》（以下簡稱“書錄”）成於清嘉慶八年（1803），著錄所藏宋版書 112 部^①，皆罕見之本。其中儒家經典十三經版本，計《周禮鄭氏注》《禮記鄭氏注》《儀禮疏》《儀禮注》《藝文聚覽》《重刊重意互注尚書孔氏傳》《春秋經傳集解》（三種）《監本附音春秋穀梁傳注疏》《爾雅疏》，共十種。正經正史版本歷來為藏書家所重，黃丕烈於經籍版本收藏亦不遺餘力。《書錄》著錄的這十部經籍，雖非其經籍收藏之全部，卻都是經書版本系統中重要的代表性版本，可反映黃氏版本收藏的獨特眼光。嘉慶八年至今已歷二百年，這十種經籍如今是否仍存於世？今藏何所？有何獨特價值？本文將分別考察此十部經籍的流傳收藏現況，考述其版本文獻價值，分析黃丕烈於古籍版本收藏、校勘、傳刻之功績。

一、《周禮鄭氏注》

《書錄》著錄此本云：“余友顧抱沖收得小字本《周禮》，獨缺《秋官》，以抄補刻，已稱難得。適余友倚樹吟軒中有大字本《周禮》二冊，驗是蜀本，適為《秋官》。余曰：世間有此巧事，一本獨缺《秋官》，一本獨存《秋官》，何兩美不相合邪？主人知余好之甚，遂輟贈余。余擬轉贈抱沖，而抱沖作古，此舉遂廢。此書永為士禮居中物矣。余驗兩本板刻，似此較勝於彼，惜未借顧本傳錄，究未知佳處若何耳。”^②

*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項目基金資助課題成果之一（項目批准號：12JJD770014）。

按：此本今藏日本靜嘉堂文庫，宋蜀刻大字本，原書十二卷，今存卷九至十《秋官》，與《書錄》存卷同。卷端題“周禮”，八行十六字，小字雙行二十一、二字，白口，左右雙邊。避諱至宋孝宗“慎”字。版心下有刻工：加程換、王廳、子言、子林、老廳等。有蒙古文官印及“黃丕烈印”、“百宋一廬”、“士禮居藏”、“汪士鐘印”等藏印，黃氏手跋二通，分別作於嘉慶十九年（1814）及二十年^③。黃跋收錄於《蕘圃藏書題識》卷一，其中有云：“此殘鱗片甲，獨見蜀本規模，勝似後來諸宋刻（原注：余所見有纂圖互注本，有點校京本，有余氏萬卷堂本，有殘岳本）。 ”^④

此本黃丕烈得自友人倚樹吟軒楊氏，黃氏一見而斷其為蜀刻大字本，極為珍重。蓋因蜀刻本版本多獨特之處，而傳世版本極稀。《九經三傳沿革例》列蜀刻本經書，有“蜀大字舊本”與“蜀學重刊大字本”，此《周禮》或即其一，今傳世者除《周禮》外，僅《禮記》（天祿琳琅舊藏、今分藏中國國家圖書館與遼寧省圖書館）、《春秋經傳集解》（今藏上海圖書館，殘存兩卷）及《孟子》（清內府舊藏，《續古逸叢書》《四部叢刊》影印，今存佚不明）。它們行款版式相同，皆八行十六字，紙墨精好，字大如錢，字體具典型的蜀刻風格。傅增湘先生於靜嘉堂觀《周禮》殘本後曾記：“此本字體古勁，近柳誠懸，與蜀大字本蘇文忠、蘇文定、秦淮海諸集極相近，黃氏定為蜀大字本，洵然。”^⑤

黃氏不僅慧眼識此本為蜀刻大字本，對其校勘價值亦極為重視，認為其文字勝過自己所見過的纂圖互注本、余仁仲本等宋刻版本。黃氏嘉慶十九年跋云：“余年來家事日增，精神日減，校書一事久廢。然由博返約，尚喜手校經籍。此《周禮》蜀本殘帙，向未校出，今秋新收殘岳本《地》《春》二官，手校於嘉靖本上，因復校此《秋官》以儷之。《周禮》善本六官有半矣，豈不幸哉！”^⑥嘉慶二十三年（1818）黃氏校刻《士禮居叢書》本《周禮》，即取蜀刻大字本為重要校本^⑦；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亦利用了黃氏所藏此蜀刻《周禮》殘卷^⑧。

《百宋一廬賦》“亦有《周禮》一官”、《求古居宋本書目》著錄“《周禮》殘本，二冊”當即此^⑨。此本後歸汪士鐘藝芸書舍，輾轉為陸心源所得，《皕宋樓藏書志》卷六著錄。《儀顧堂續跋》云：“蕘圃身前其書已歸汪閬源，故有汪士鐘印。汪氏之書道光末散出，其精品多歸楊至堂河帥，其奇零有歸上海郁氏者，余從上海郁氏得之。”^⑩光緒三十三年（1907）陸氏藏書盡歸日本靜嘉堂。此本赫然在列，今為日本“重要文化財”。

二、《禮記鄭氏注》

《書錄》著錄此本云：“此殘宋本《禮記鄭氏注》，今存者五卷至八卷、十一卷至十五卷爾。偶取《月令》與它本相對，注中‘耒耕之上曲也’，‘耕’皆誤為‘耜’，惟此不誤，故知其佳。惜余未及全校也。宋本《禮記》惟余友顧抱冲有全本，《曾子問》中多‘周人卒哭而致事’句，定為太平興國本。又有殘本，曾從借來，校於惠松崖所校明刻本上，內《曲禮》‘石惡’一條，足證諸本之誤。此外未見有宋本也。”^⑪

按：此本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索書號：8637），宋刻遞修本，原書二十卷，今存卷五至八、卷十一至十五，與《書錄》存卷同。卷端題“禮記”，半葉十行，行十六至十八字，小字雙行二十六、七字，白口，左右雙邊。版心下有刻工，原版刻工有毛諒、徐高、宋休、徐彥、孫勉、牛實、王受、毛諫、陳錫等，皆南宋初年杭州地區良工。鈐有“長州顧仁效水東館收藏圖籍私印”、“汪士鐘讀書”、“德均審定”、“松江讀有用書齋金山守山閣兩後人韓德均錢潤文夫婦之印”等藏書印，有黃丕烈跋二通，及清韓應陞、張爾耆跋。

此本黃氏二跋一作於嘉慶二年（1797），一作於嘉慶二十一年（1816），亦收錄於《菴園藏書題識》。據黃氏嘉慶二年跋，此本得自顧月槎家，黃氏取《月令》與他本對勘，知其佳勝。“碌碌未及全校，恐破爛不完之物，後人視為廢紙，故先加裝潢，藏諸士禮居中，稍暇當校勘一過”。嘉慶二年得書後未及全校，十八年後黃丕烈終於完成了當年“校勘一過”的心願。《菴園藏書題識再續錄》收《殘宋大字本禮記校勘記》一卷稿本，有黃氏嘉慶二十年跋，云：“殘宋大字本《禮記鄭氏注》五至八、十一至十五，共九卷，每半葉十行，每行大十八字，小廿五字不等，板心有刻工姚臻、毛諒、徐高等姓名，的是南渡前精刻本也……率取他宋槧如撫州本等校之，得異同處若干條，錄之如左。”^⑫嘉慶二十一年，黃氏又為跋云：“丙子季夏，檢點群經及此。抱沖已於丁巳年作古，其所藏宋本《禮記》經注全者，係宋時撫州本，陽城張古餘守江寧，介抱沖從弟千里影寫付刊，外間頗多傳播。惜千里作考證，未及將抱沖所歸顧懷芳家殘宋本、余家所藏殘宋本一取證耳。時長孫美鏐侍，因舉《禮記》諸宋本源流示之。”^⑬

此雖殘本，卻是難得的不附釋文之單經注本，刻於南宋初年，文字較後出之附釋文本為勝。黃氏於《禮記》宋本源流瞭熟於心，對此殘本之價值亦極為重視，得書多年後仍對此本校勘事念念不忘，並最終撰成校勘記。黃氏撰《殘宋大字本禮記校勘記》一卷，今有抄本存世，藏復旦大學圖書館。

《百宋一廬賦》“《月令》第六”、“耒耜上曲”即賦此本。《求古居宋本書目》著錄“《禮記鄭注》殘本，五至八，十一至十五，每卷一冊，九冊”亦此。後歸汪士鐘所有，即《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著錄“《禮記鄭注》，存九卷”者。此本咸豐七年（1857）由汪氏轉歸韓應陞^⑭，民國間為潘氏寶禮堂收得，《寶禮堂宋本書錄》著錄。

三、《儀禮疏》

《書錄》著錄此本云：“此宋時官本疏。分卷五十，尚是賈公彥等所撰之舊。中缺三十二至卷三十七，然首尾完具，實足證五十卷之說。正經注語皆標起止，而疏文列其下。為宋景德年間本，與馬廷鸞之說合……顧子千里嘗用行世各本勘之一過，補其脫，刪其衍，正其錯繆。千里云其所標某至某，注某至某，尤有關於經注，而各本刊落竄易殆盡，非此竟無由得見。實於宋槧書籍中為奇中之奇，寶中之寶，莫與比倫者也。”^⑮

按：此本今不見諸家著錄，或已亡佚。有道光間汪氏影刻本傳其真，其本卷端題

“儀禮疏”，半葉十五行，行二十七字，白口，左右雙邊。原書五十卷，此本缺卷三十二至三十七。各卷尾題後有字數，卷末有北宋景德元年官員銜名。影刻本照刻底本刻工，刻工有南宋前期杭州地區工人，亦有元代刻工，說明其底本當為南宋刻元修補印本。

孔穎達、賈公彥等所作諸經義疏，本與經注別行，即“單疏本”。南宋以後出現了便於閱讀的注疏合刻本，單疏本漸至湮沒無聞，不為人所知。明清通行的注疏合刻本為十行本系統，其卷次、文字皆經改易，與孔、賈義疏舊貌相差甚遠。直到清代樸學興起，學者逐漸認識到單疏本的價值。但宋刻單疏本傳世極稀，今日本傳存數種，我國傳本僅《周易》《儀禮》《爾雅》及半部《穀梁》抄本而已。單疏本《周易》深藏不顯，《穀梁》僅抄本傳存，清代學者對單疏本的認識，主要出自《儀禮疏》與《爾雅疏》。此兩種單疏本皆黃丕烈舊藏，黃氏對這兩種單疏本的價值有清楚認識，不僅竭力搜藏，並毫無保留地借予學者校勘利用。阮元本《十三經注疏》之《儀禮》《爾雅》二經，即“借校蘇州黃氏丕烈所藏單疏二經重刻之”^⑥。清嘉慶十一年（1806），陽城張敦仁校刻《儀禮注疏》，主其事者為與黃丕烈過從甚密的乾嘉著名學者顧廣圻。顧氏代張敦仁所作《重刻儀禮注疏序》云：“《儀禮經》鄭注賈疏，前輩每言其文字多誤者。予因徧搜各本而參稽之，知經文尚存唐開成石刻，可以取正；注文則明嘉靖時所刻頗完善；其疏文之誤，自陳鳳梧本以下，約略相同。比從元和顧千里行篋所見，所用宋景德官本手校疏，凡正訛、補脫、去衍、乙錯無慮數千百處，神明煥然，為之改觀。千里又用宋嚴州本校經及注，視嘉靖本尤勝，皆據吳門黃氏家之所藏也。夫二本之在天壤間，為功於此經非淺。”^⑦張敦仁本以黃氏所藏《儀禮疏》與嚴州本之經、注合編，成《儀禮注疏》，為《儀禮》注疏合刻之佳本，為學界所推崇。

《百宋一廬賦》稱賞此本云：“宏文學士，悉情裁疏。陳、李、聞人，紛紜失路。官本復出，景德旦暮。列卷五十，面目呈露。標經題注，乃完乃具。尋馬序於《通考》，豁長夜而重曙。”《求古居宋本書目》著錄“《儀禮疏》，單行本，內缺三十二至三十七，十四冊”即此。此本黃氏士禮居曾影抄一部，影抄本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原本後歸汪士鐘藝芸書舍所有，即《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著錄之“《儀禮單疏》，存一之三十一，三十八之五十”。道光十年（1830），汪氏重刻《儀禮疏》，行款版式包括刻工姓名等悉依宋本之舊，顧廣圻為作代序及後序^⑧。今宋刻《儀禮疏》原本杳無蹤跡，幸有士禮居影抄本及汪氏翻刻本，可悉宋本面目。

四、《儀禮注》

《書錄》著錄此本云：“余於癸丑歲除得單疏本《儀禮疏》，因思得隴望蜀，欲再得《儀禮注》，以為雙璧之合。越明年春，果得《儀禮注》於書船友，其實嘉定王狀元敬銘家物也。書友初不為余言，余以嘉定瞿木夫處知其原委。當時金曰追對揚著有《儀禮正訛》，近在同邑，初不知有是書，故所校經注殊不足據。此本無刊刻時地可考。顧千里取校是書，為余跋云：張忠甫校此書，有監本、巾箱本、杭本、嚴本四種，今

《識誤》所存嚴本者十許條，以此本驗之，無一不合，其為嚴本決然矣。經注之文並未依張更易，後來竄改者自由闖入，故可正今本者多也。則此《儀禮注》實為得未曾有……”¹⁹

按：此本今不見諸家著錄，或已亡佚。黃氏有影刻本，照刻原本行款刻工，可見宋刻面貌。其卷端題“儀禮”，共十七卷，半葉十四行，行二十五字，小字雙行三十二字左右，白口，左右雙邊。刻工有方達、葛玘、葉明、方通、王德、楊思、劉忠、任文、黃祥、丁悅、方迂、方達、陳暹、陳盛、方立、張圭、陳才、徐宗、陳先、馬忠、王華、錢忠、沈亮等。刻工名與宋淳熙二年嚴陵郡庠刻本《通鑑紀事本末》相通，顧氏定其為嚴州本者當得其實。

《儀禮》宋代研習者稀，刻本不多，流傳下來的就更少。黃氏著力搜集，先得單疏本《儀禮疏》，後得此經注本《儀禮》，堪稱《儀禮》最重要版本。顧廣圻以黃氏兩本為基礎，助張敦仁刻成《儀禮注疏》，阮元撰《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之《儀禮》經注亦以此本為據²⁰。嘉慶二十年（1815），黃氏又影刻嚴州本《儀禮》，使其化身千百。黃氏撰《宋嚴州本儀禮經注精校重雕緣起》云：“《儀禮》經注，宋刻絕鮮。國朝顧氏炎武、張氏爾岐，祇取唐石經以校明監本。余先後收得宋刻經注本及宋刻單行疏本，各校副本，流傳於外。阮芸臺侍郎取以入《儀禮校勘記》中者是也。後張古餘太守在江甯將此經注及疏合刊，學者已幸雙美合璧矣。”²¹張敦仁刊成《儀禮注疏》後，又倡刻此本，黃氏為其影抄錄副，後因張敦仁調任而未果。黃氏遂勉力為之，多方籌措努力，終成影刻本行世。黃氏並撰有《校錄》及《續校》，附刻於影刻本之後。

此嚴州本《儀禮》與上述單疏本《儀禮疏》，堪稱黃氏藏書中冠冕，於清代禮學與考據學的發展影響深遠。顧廣圻在《百宋一廬賦》中皆不吝筆墨，備極描摹。其賦此本云：“姬公禮經，六籍冠冕。高密家法，傳注之選。厄繇難讀，文櫛句揃。不睹嚴州，絕學曷顯。忠甫所載則符節必合，開成所勒則矩矱未偏。”《求古居宋本書目》著錄“《儀禮鄭氏注》，十七卷，四冊”當即此本。又《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有“《儀禮鄭注》，十七卷”，似嚴州本《儀禮》亦歸藝芸書舍所有。惟此後該書流傳蹤跡難尋，《楹書隅錄》卷一著錄海源閣四經四史之一《宋本儀禮鄭注》，云為“嚴州本”，而其行款為八行十七字，實非此本²²。今《儀禮》已無一宋刻本存世，幸賴當日黃氏勉力影刻，吾人方得窺宋刻本《儀禮》面目。

五、《癸本點校重言重意互注尚書孔氏傳》

《書錄》著錄此本云：“余訪友虞山，偶於書坊得此，雖非宋刻上駟，然亦古本也。昔五柳主人自都中歸，攜得《左傳》注本一冊，亦題曰‘癸本’，此《尚書》孔氏傳正與之同。重言重意互注，宋人刻經往往有，此亦足見舊時面目。上有‘彭城楚殷氏讀書記’一印，知是虞山故物。又有‘傳家一卷帝王書’小圓印，一若專為《尚書》設者，是一奇也。”²³

按：此本今藏臺北故宮博物院。十三卷，卷端題“癸本點校重言重意互注尚書”，

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同，細黑口，左右雙邊，有書耳。小字巾箱本，慎字、敦字可見缺筆避諱。鈐有“彭城楚殷氏讀書記”、“傳家一卷帝王書”、“陳仲魚讀書記”、“汪士鐘印”、“鐵琴銅劍樓”等藏書印。^④

此本未鈐黃氏藏印，《百宋一廬賦注》及《求古樓宋本書目》亦不見著錄。清陳鱣《經籍跋文》有《尚書孔傳》十三卷，云：“宋刻巾箱本，題曰‘婺本點校重言重意互注尚書卷第一’”，“每葉二十行，行二十字”，“每冊前後有‘彭城楚殷氏讀書’長方印。又有‘傳家一卷帝王書’圓印，知為錢氏舊藏。余得之吳閭書肆，首尾完善，雕鏤精良，小可納懷，殊便展玩。”其題名、行款、藏印與《書錄》所述完全符合，當即黃氏藏此本。《書錄》成書於嘉慶八年，《百宋一廬賦》成於嘉慶九年冬，《經籍跋文》此篇下文又云“惜乎司寇已歸道山”，司寇即王昶，卒於嘉慶十一年，陳氏從坊間購得此本，時間當在嘉慶十一年之後。由此可以推測，黃氏此本於《書錄》著錄之後，或很快售出，故《百宋一廬賦》未著錄，而後為陳氏從書肆中購得。黃丕烈與陳鱣交好，二人多有贈書、借書往還。^⑤而陳跋中未及黃氏，亦可證此本在黃氏手中停留時間不長，故相熟如陳鱣者亦不知其曾經黃氏收藏過。

此本為建陽地區書坊刻重言重意本經書，所謂“帖括”之本，為南宋坊間興起的經書通俗版本，其文獻校勘價值較之上述蜀刻大字本《周禮》、單疏本《儀禮疏》、嚴州本《儀禮》等自然不及。黃丕烈對此本的評價“雖非宋刻上駟，然亦古本也”非常中肯。黃氏很快轉手此書，可能與經濟情況有關，但亦說明其雖有“佞宋”之稱，而對不同版本的不同價值有清楚的認識。

此本有汪士鐘藏印，可知其在陳鱣之後，歸汪氏所有，《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著錄“《尚書孔傳》十三卷”或即此。後歸瞿氏鐵琴銅劍樓收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有著錄。民國間此本為沈氏研易樓所得，2003年驚現嘉德公司秋拍，為臺北故宮博物院收得。^⑥因書中未鈐黃氏藏印，故自陳鱣以下，諸家皆不知其曾為黃丕烈舊物。

六、《春秋經傳集解》（小字本）

《書錄》著錄此本云：“小字本《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存者二十三卷。就其存者卷中昭二十年傳‘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杜注云：‘皆死而賜諡，及墓田傳終言之’，較各本‘皆未死而賜諡’，少一‘未’字。向見何校《困學紀聞》云：宋本《左傳》有作‘皆死而賜諡者’，當即此本。每葉二十八行，每行二十三字，板刻狹小，字畫精工，惜遭前人點抹，朱筆縱橫，殊不耐觀。然迭經名家收藏，如‘顧印仁效’、‘馮彥淵讀書記’，圖章具存，前人亦知寶惜矣。”^⑦

按：此本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6582號），宋刻本，原書三十卷，今存卷一至十三、十九至二十四、二十七至三十，共二十三卷，與《書錄》存卷同。半葉十四行，行二十三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四周單邊。刻工有秦孟、陳浩、沈通、王琦、周庠、陳達、周常、楊謹、孟倚、吳邵、俞忠等。避諱謹嚴，避至“構”字，“慎”、“敦”

等字皆不缺筆，當刻於南宋高宗時期。鈐“彥先”、“顧印仁效”、“士禮居藏”、“汪印士鐘”、“三十五峯園主人”、“鐵琴銅劍樓”等印。

此本為不附釋文之單經注本，刻印精工，避諱謹嚴。刻工中吳邵曾刻紹興九年紹興府刻本《文粹》，俞忠曾刻紹興九年臨安府刻本《漢官儀》，疑此本亦南宋初年杭州地區官刻本。

《百宋一廬賦》“昭公廿年”、“死而賜諡”，即據此本及下述大字本《春秋經傳集解》而言。《求古居宋本書目》著錄《春秋經傳集解》三種，岳板殘本十六冊、大字殘本十八冊外，有“殘本一冊”，卷冊與此本不符，不詳是否即此本。此本後亦歸汪士鐘，《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著錄“《左傳集解》小字本，存一之十三，十九之二十四，二十七之三十卷”者即此。^②汪氏之後歸鐵琴銅劍樓，《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五著錄。

七、《春秋經傳集解》（大字本）

《書錄》著錄此本云：“大字《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存者十八卷，與小字本合之，止少第十四卷耳。每欲援百衲《史記》之例，聚各本匯裝，惜岳刻附釋文，未能與小字、大字兩本不附釋文者合之也。昭二十年傳杜注‘皆死而賜諡’句，兩本並同，知此本之佳。舊為毛氏所藏，楮瑩墨凝，絕無點污。雖不全，亦至寶也。後序末有‘經凡一十九萬八千三百四十八言，注凡一十四萬六千七百八十八言’，分兩行刻。不曰字而曰言，蓋從古也。”^③

按：此本即宋嘉定九年（1216）興國軍學刻本，今分藏日本靜嘉堂文庫和中國國家圖書館。原本三十卷，黃氏藏者十八卷，今靜嘉堂文庫存卷十、十五至二十、二十三至三十共十五卷，國圖存卷二十二一卷，尚有二卷不知蹤跡。八行十七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左右雙邊。版心下有刻工。有毛晉及汪士鐘藏書印。此本今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有全本，書末有宋嘉定九年興國軍學教授聞人模刊書跋語及校刊官員銜名。

宋毛居正受命勘正國子監經籍，留下了《六經正誤》一書，其中“興國軍本”為重要校本。黃震《修撫州六經跋》也曾提到興國軍刻《六經》：“《六經》官板，舊惟江西撫州、興國軍稱善本。己未虜騎偷渡，興國板已毀於火，獨撫州板尚存。”^④興國軍本《六經》與撫州本並稱，是當時為人所重的善本。己未為開慶元年（1259），是年蒙古大軍入侵，興國軍本《六經》書板毀於火，故傳本極稀，明清學者及藏書家皆不知有其本。直至清末楊守敬《日本訪書志》著錄日本藏本後，方知興國軍本《六經》尚有《春秋經傳集解》傳世；靜嘉堂本與宮內廳藏本同版，則我國亦曾有興國軍學本《春秋經傳集解》傳藏。

今靜嘉堂文庫藏十五卷、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一卷殘本，皆鈐有毛晉、汪士鐘藏書印，說明其原為一本。其中並無黃丕烈藏書印，如何確定其即《書錄》著錄之本呢？檢汪士鐘《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著錄有《左傳集解》“大字本”，存卷八至十、十五至二十、二十二至三十共十八卷。^⑤今靜嘉堂、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殘本有汪士鐘藏書

印，存卷亦合，可確認即《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著錄之“大字本”。黃氏《書錄》著錄大字本《春秋經傳集解》雖未注明存卷卷次，但黃氏云其為“十八卷”，且“與小字本合之，止少第十四卷”。“小字本”即上文所述今藏國圖之殘二十三卷本，存卷一至十三、十九至二十四、二十七至三十。將“小字本”與此本卷次相核，恰缺第十四卷。且黃氏藏本亦毛晉舊藏，黃氏所記後序末經傳字數亦與今本合。由此可以確認，《書錄》著錄之大字本，即今藏靜嘉堂文庫、中國國家圖書館的宋嘉定興國軍學本《春秋經傳集解》殘本。

黃、汪遞藏之十八卷，陸心源得其中十五卷，《函宋樓藏書志》卷八著錄，即今日本靜嘉堂藏本；另三卷流散出來，其中卷二十二，1936年周叔弢以200元從陳清華手中購得，^②即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另有卷八、九兩卷，今已不知蹤跡。黃丕烈得此殘本，因其銜名跋語皆失，自無由知其即《六經正誤》之“興國軍本”；但憑藉版本學家的獨特眼光，他認為此殘本值得重視，“雖不全，亦至寶也”，為後人保存了這部重要的經書版本。

八、《春秋經傳集解》（相臺岳氏本）

《書錄》著錄此本云：“此宋本《春秋經傳集解》杜氏注，前有《春秋序》一篇，序後有碑牌一，其文作細篆，計十字：‘相臺岳氏刻梓荆溪家塾。’明時翻刻已無此款。今所存者，卷一至卷六、卷十五至卷十八、卷二十三至卷二十六、卷二十九、卷三十。其間仍不無缺葉，蓋殘毀之至矣……”^③

按：此本今藏日本靜嘉堂文庫，元岳氏荆溪家塾刻本。原書三十卷，黃氏藏存十六卷。今靜嘉堂文庫本存卷十六至三十（其中卷十九至二十二，二十七，二十八補配明刻本）共八冊。八行十七字，小字雙行同，細黑口，四周雙邊。有“相臺岳氏刻梓荆溪家塾”牌記，鈐印有“沈士林”、“大章”、“滄浪魚隱”、“汪士鐘印”等，陸心源函宋樓舊藏本。^④

相臺岳氏刻《九經》是我國最著名的經書版本之一，舊皆以為宋岳珂刻，經張政烺先生考證，知為元初岳氏刻本。今存相臺本《九經》，僅《周易》《春秋經傳集解》《論語》《孟子》《孝經》《周禮》數種。《春秋經傳集解》除此本外，中國國家圖書館亦藏一部，為周叔弢先生舊藏本。

《百宋一廬賦》賦“春秋泰半”、《求古居宋本書目》著錄“岳板殘本，十六冊”當即此。後亦歸汪士鐘所有，即《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著錄之“宋岳板《左傳》，零配覆本，三十卷”。^⑤黃氏得此本殘卷十六卷，《書錄》及《求古居宋本書目》均未言有配補，汪氏著錄則為有配補之三十卷本，其配補不知出自誰手。陸心源《函宋樓藏書志》著錄此本三十卷，云“宋相臺岳氏刊配明覆本”，未言有缺卷，當為經配補之三十卷全本。今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藏僅後十五卷，前十五卷（包括原本卷一至六及卷十五，配補明本卷七至十四）不知飄墮何所。

九、《監本附音春秋穀梁傳注疏》

《書錄》著錄此本云：“此《監本附音春秋穀梁傳注疏》，首題‘國子四門助教楊士勳撰，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德明釋文’。蓋世所謂十行本也。往見惠松崖手校諸經注疏，惟《公羊》、《穀梁》，皆以監本附音者為據。相傳是本為宋刻流傳，特元明以來代有修補耳。外間行本有小字花數而修版至正德年止，遇宋諱則以圓圍別之。今此本純是細黑口，無小字花數，亦無修版，其為宋刻無疑。且以余所得殘本《公羊》證之，前有景祐年間牒文，與此刻正同。則是本之宜寶，不益可信耶！”

按：此宋刻十行注疏本經書之一種。十行注疏本諸經有宋刻、元刻之別，元刻十行本書板經明代修補，傳本尚多見，前人多誤以為宋刻。^⑤實際上宋刻十行本極稀見，目前僅知有《毛詩》《左傳》《穀梁》三經傳世。從黃氏記述來看，所云“外間行本有小字花數，而修版至正德年止”；“今此本純是細黑口，無小字花數，亦無修版”，已經對宋刻十行本與元刻十行本的差異有所認識。黃氏藏本與宋刻十行本之細黑口、版心不刻大小字數特徵相符，而與元刻十行本的白口、版心刻大小字數不同。黃氏在此敏銳覺察出宋刻十行注疏本與元刻十行注疏本之間的細微差異，表現出其作為藏書大家的見多識廣，及作為版本學家的敏銳洞察力。可惜後人不見宋刻十行本實物，難以理解黃氏之語，長期以來始終誤元刻十行本為宋刻。

《百宋一廬賦》“《穀梁》附音之制”即賦此。黃氏注云：“言此《穀梁》既并注疏，又附釋文，其制與明南監所貯十行版大段悉同，是孕其先聲。”此本《求古居宋本書目》及《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未見著錄，其流傳遞藏情況不詳。今宋刻十行本《監本附音春秋穀梁傳注疏》傳世者，僅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一部全本，一部殘本。其殘本為舊內閣大庫書，當非《書錄》著錄本。另一全本今有《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本，書中除“學部圖書之印”、“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外，無其他藏書印記。其本卷端題“監本附音春秋穀梁傳注疏”，半葉十行，行十七字，小字雙行二十三字，細黑口，左右雙邊，版心無刻工、無大小字數，與《書錄》著錄特徵相同。《舊京書影》及東京大學圖書館藏抄本《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皆云此本為“舊歸安姚氏書”。歸安姚氏即姚覲元，其咫進齋藏書清末歸京師圖書館所有。此姚氏舊藏宋刻十行本《穀梁》，不見任何黃丕烈鈐印，亦無其他藏印等具體特徵，無法確證其即黃氏舊藏本。但我們知道黃氏藏書如上述大字本《春秋經傳集解》《婺本點校重言重意互注尚書孔氏傳》，亦有不鈐自家藏書印的情況，而此本傳世又極稀見，有理由推測，姚覲元所得、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之《監本附音春秋穀梁傳注疏》，很可能即黃氏舊藏、《書錄》著錄之本。

十、《爾雅疏》

《書錄》著錄此本云：“此《爾雅疏》十卷，前結銜云：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

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邢昺等奉敕校定。余始見一本，出於顧懷芳家，五硯樓主人得之。既而懷芳伯父五癡亦有是書，已抄一至三三卷，第四卷起俱宋刻（八卷十一葉缺）。卷首有‘文淵閣印’一，蓋猶是明內府物也。後訪得香嚴書屋適有殘本三卷在，索觀之，雖非原失，卻亦宋刻，特印本為洪武時，其紙背字跡可驗。遂去抄存刻，居然完璧矣。五硯樓本曾屬常州臧在東校出，今雖已錄其佳者入浙撫所刻《十三經考證》中，然究恐世人輕改古書，暇日當取而校之。通體三十行，行三十字。單疏本余所見，十三經唯此及《儀禮疏》而已。”

按：此即宋刻單疏本《爾雅疏》，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7309號）。十五行三十字，白口，左右雙邊。有“文淵閣印”、“陳鱣收藏”、“汪士鐘印”、“海鹽張元濟經收”、“涵芬樓”等藏印。

《中國版刻圖錄》著錄此本云：“傳世《爾雅》單疏宋刻本有三帙。一、黃氏士禮居藏本，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即用此本，後因兵事遺失。二、陸氏詒宋樓藏本，用元至順公文紙印，光緒間陸氏有翻版，原書今存日本靜嘉堂文庫。三、即此本。”^⑧如上所述，單疏本傳世極稀，清代學者熟知者僅《儀禮》《爾雅》而已。《爾雅》單疏本傳世三帙，其一為陸心源舊藏，今歸日本靜嘉堂文庫；另二種皆曾經黃丕烈收藏。

由《書錄》可知，黃氏先得顧五癡（顧應昌）藏本《爾雅疏》（前三卷抄配，宋刻存卷四至十，有“文淵閣印”），後得周氏香嚴書屋藏殘本（卷一至三，洪武時期公文紙印），兩者相配成為完帙。檢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爾雅疏》，前三卷為公文紙印，“文淵閣印”不在卷一而在卷四，原因正在此本前三卷與後七卷本非一本，乃經黃氏配補而成。其卷八第十一葉缺，亦與《書錄》所述相符合。

黃丕烈後來又得到五硯樓主人袁廷樞所藏另一部《爾雅疏》。陳鱣《經籍跋文》之《宋本爾雅疏跋》記：“群經之疏，本自單行，今尚存宋本有三，而皆萃於吳中……《爾雅疏》二部，一為蕘圃所藏，一為袁壽階所藏，並宋刻本，十卷……壽階既歿，藏書多散，《爾雅疏》亦為蕘圃所得。蕘圃因其重複也，遂將己所有者歸諸余。余乃以白金四十兩購之。凡六冊，中有‘文淵閣印’，審係明內府舊儲。”^⑨黃氏得袁廷樞藏本《爾雅疏》時間在嘉慶十四年（1809）袁氏歿後，此後黃氏遂將配補本《爾雅疏》轉讓與陳鱣。故《求古居宋本書目》著錄之“《爾雅疏》，五冊”當即黃氏得自袁廷樞之本，而《書錄》著錄之《爾雅疏》則已轉歸陳鱣所有。

黃丕烈、陳鱣遞藏的這部文淵閣舊藏《爾雅疏》，民國間為蔣氏密韻樓所得，王國維為蔣氏所作《傳書堂藏善本書志》著錄者即此本，後歸涵芬樓。袁廷樞舊藏、後歸黃丕烈之《爾雅疏》，今已不存於世。^⑩

以上《書錄》著錄經籍十種，反映了嘉慶八年以前黃丕烈收藏經籍版本的盛況。其中《儀禮鄭氏注》《爾雅疏》《春秋經傳集解》（小字本）及《監本附音春秋穀梁傳注疏》，今存中國國家圖書館；《婺本點校重言重意互注尚書孔氏傳》，今藏臺北故宮博物院；《周禮》《春秋經傳集解》（相臺本）今存日本靜嘉堂文庫；《春秋經傳集解》（大字本）則分藏於日本靜嘉堂文庫與中國國家圖書館。其中《春秋經傳集解》（相臺